

楊宇霆常蔭槐被殺內幕

季慶雲

張作霖興亡記之三

楊受器重兩派之爭

民國十五、六年間，東三省民間普通流行着兩句習慣的口語：「雜亂無章，揚常而去」。大家說着聽着，都很順口自然，而在當時老一輩的人說來，總覺得不過是一句「新與詞兒」。

及到皇姑屯事件發生後，不久接着公佈楊宇霆、常蔭槐被殺斃命，於是大家才恍然若有悟的說是「炸亂吳張，揚常死去」的諷諱。但無論如何，不能不說是一種「巧合」。

關於揚常兩人之被殺，在東北史上，也可說是一件大事，這裏面涵有許多錯複雜的因素存在，至今論者紛紛，人言言殊，頗不一致。有人認為此舉是張學良自毀長城，設若揚常兩人仍在，也許不會有九一八事變。

也有人認為楊宇霆阻礙統一，而常蔭槐另有圖謀，自有其取死之道。更有人說，這是張學良的鐵腕作風，設如不作此措施，也許早晚會遭難在楊的手中，這些話自也有認為持之有故的，但總不免「皮相」。楊宇霆之死，固有其不能不死的環境，其中更脫不了有國際上的狡謀。

楊宇霆自日本士官軍校畢業後，返抵瀋陽，一紙條陳，接席對答，深合了喜歡羅致才俊而又知人善用的張作霖大帥的心意，決定委他籌辦兵工廠，以一初出茅廬的後進，一躍而躋特任官職，終張作霖之世，掌握東北軍政大權，雖事不諧，無疑不質，固由張作霖之用人有胆識；而楊宇霆感激知遇，力圖報稱，也算畢生無間。

奉方將領，原祇是張作相、吳俊陞、張景惠、萬福麟等。張作霖顧念舊侶，使專軍柄，倚畀殊深，在第一次直奉戰役的結果，奉軍敗北。張作霖事後檢討，自知軍事上缺陷甚多，非亟予補救革新不可，遂有澈底整頓的決心；更念楊宇霆在漯河搭浮橋之功，深感幾個老伴侶的軍事常識，實不足應付今後的進取，於是積極起用少壯派，訓練新兵。

這些少壯軍人，也自稱為新派，其所以別於舊派軍人者，乃是把全權委之於楊宇霆。楊屬於士官系，其下有姜登選、邢士廉、威士毅諸人；姜年三十餘，驍勇過人。後以張學良掌一軍，以曾任軍學校校長之郭松齡佐之，稱軍校系，李景林、韓麟春屬之，精銳悉萃於第三軍團。

郭松齡與張學良有師生關係，且得學良信任，故操軍校系實權，其人陰鬱成性，與楊姜交惡，於是分成兩個系統，始而明爭暗鬥，繼而互相傾軋。

二次奉直戰役，奉軍因馮玉祥倒戈而倖勝，長驅入關，直指淞滬；楊、姜分督蘇皖，被譏為破落戶之張宗昌也得了山東，張學良一仍舊貫，郭松齡求一都統而不可得，門戶之見，日益加深，派別之爭，亦愈益分明，但因張作霖對之深信不疑，此時之楊宇霆確是權傾一時。

緞羽東南言大遭忌

楊宇霆統率十萬大軍，巍昂踔厲，以臨東南，欲難刈羣雄，為張老帥定中原，為自身立功業。但却缺乏通盤計謀，又不能知己知彼，實屬魯莽之極。正在他躊躇滿志之際，那虎踞江東的孫傳芳，給他一個冷不妨，以先發制人，起兵討奉，楊宇霆以本身兵力分散，猝不及防，在張學良失措中，將蘇皖兩省奉軍，撤退入魯，狼狽不堪。於是東南半壁，盡歸了孫傳芳，時有「小孫郎計驅小諸葛」之諺語出現，這是楊宇霆畢生最大的

挫折。

楊姜二人失敗北歸，上書謝罪。張作霖大度包容，囑其回奉，以示矜全。於是軍校系諸人，乘機進退，責他輕進易退，貽誤大局，他們以為楊等黜退，自所必然。詎料張作霖對楊宇霆非但没有處分，而且電令郭松齡立刻南進，和孫部決一死戰。

郭等始知楊的勢力，根深蒂固，張作霖意志堅定，不容他人離間，怨望之餘，遂萌殺機。旋給馮玉祥鈎搭上了，倒戈不成而死，這一役折了姜登選一員，所以小諸葛也出盡了力，用智計賺了日本的聲援。但郭雖死，靈魂却没有散，韓麟春抵了郭的位，郭的親信，仍是三四方面軍團的中堅，這些人時時想為郭報仇，說郭松齡迴師只是要清「君側」，對張作霖、張學良父子並無異心。

這話很容易打動少帥張學良的內心。加之楊宇霆為人，崖岸自高，個性粗疎好強，宵旰焦勞，無甚嗜好，娛樂的事，極少參加，和同列將領也很少有些過從。一個綜典機衡的人，本來就不很容易討好同列的，楊以鶴立雞羣自居，與人談話，滔滔不絕，而從不徵詢對方意見，更招人嫌忌。

談到楊宇霆之忠於老師張作霖，那是無話可說，雖功過各半，在軍事上，他輔佐張作霖十年之久，不知進退，不審安危，輕舉妄動，問鼎中原，不免有好亂樂禍之譏，所以奉派勢力，惛惛而興，最後亦喋喋而潰。

在外交方面，他却能秉承張作霖的意旨，圓滑運用，以適應特殊環境。每遇對日交涉，很能

開誠相見，應付裕如；到了緊急關頭，却也能把握得住。故而日本人對他，頗存敬畏。奉張掌兵問政，十餘年間而能措置裕如，沒有和日人攪七捻三，葬送東北三省的權益。老師意志堅定，固是主因，而楊的肆應之功亦不可完全抹煞。

奉天大南門帥府，辦公廳是雕花三層大廈，前面有假山圍牆，迎面即是張作霖親筆所提「天理人心」四字；出口另有一匾額，上書「慎行」二字，據說，這是老師的哲學。處事憑天理，對人憑良心，對強都須慎行。

楊宇霆開口閉口總是：「我揚宇霆向來以老師的意志為意志……」，對於老師張作霖的「慎行」哲學，頗能細心揣摩，恰到好處。

統攬軍機外交事權

張作霖自任安國軍大元帥時，下設八個方面軍：以孫傳芳、張宗昌、張學良、張作相、吳俊陞、湯玉麟、韓麟春、褚玉璞各領一軍，楊宇霆任帥府軍事處處長，實等於袁世凱時代的統率辦事處之制，權傾一切，張作霖仍以參謀長稱之，遇事必詢。

楊對張韓軍團及張褚之直魯聯軍，皆無信心，建議以豫省交吳佩孚，魯徐付孫傳芳，列於第一線，俾為奉方火中取栗。

潘復被任內閣總理，各部總次長人選，一是取決於楊，當蔭槐的交通總長，即是楊所力荐的。當於民國九年，在北京交通部當辦事員，月薪僅三十元，後來報到奉天，為楊賞識，經其一手提拔，不十年間做到交通總長。這人長於經濟交

通，平日言寡尤，行寡悔，是乃楊的唯一助手，也成了張作霖的得力幹部。

軍務倥傯中，交通本不好辦，常却應付得來；葫蘆島港開關問題，日本人屢次交涉，要奉方與日訂約，楊宇霆一面與日委蛇，一面由暗暗中和美國辦理交涉，以牽制日人，事極秘密。

民國十五年之冬，北京某晚報，從某方面得到日本消息，說日方正與楊交涉葫蘆島開關事，著論舉發，雖然報社負責的幾個人被捕了，報紙也被停刊，但雷聲大雨點小，十來天後一律奉准保釋，保釋的前夕，深夜開庭，主審的蒲子雅，還對被捕的幾個人說：「老師說過，從不做對不起國人的事。這是謠傳……。」當時，深夜提案，多是要被處決的案件，這家報紙是反軍閥的，却意外地被釋放了，而且由主審人選作個暗示，今日想來這張飛請客式「招待記者」，真吃不消，然而也還粗中有細。

楊宇霆對日本方面的折衝，表面是親日，骨子裏則是奉張的一貫作風——小處應付，大處不含糊，楊宇霆方式，可說是偏於「安撫」一面，故而日人對楊心存敬畏，外表和協，彼此常存個利用的念頭。

安國軍中，日籍顧問頗多，內有松井七夫少將、町野馬大佐，最忠於張帥，松井與楊關係最密。當民國十六年北方大局逆轉之際，那時日國內閣，是由「長洲軍閥之寵兒之稱」的田中義一，以首相兼外相主政，外交全權付與次官森格；森格是留華學生，却主張侵華最力，在所謂「東方會議」上力主乘中國內戰混亂，奪取滿蒙。

「田中英招」，即以東方會議決議作根據。按照其預定計劃，張作霖在關內政權崩析之日，即為關東軍發動滿洲事變之期，尤其深忌中國有統一局面；張果得志於關內，則日本可為所欲為於關外，故以向以「代看老家」獻殷勤。

及至老帥張作霖無意戀戰，擬退關外，森格豈肯放虎歸山，因由田中特命芳澤，向張帥再三警告，要張全力與中國革命軍週旋，語穿心兵，做說諷刺，陰謀暗算，昭然若揭。

張作霖出身舊式軍人的氣概，更不嫻於「外交詞令」，他直接了當地對芳澤說：「我們中國打仗，輸輸贏贏，進進退退無所謂，這個倒不勞日本方面費心。」芳澤見所下的「神堯驕李密」的毒計不行，退出帥府時，愾怒形諸於詞色。王蔭泰諸人，都覺得事態很僵；而楊宇霆也感到事出急迫，乃於當年五月下旬，委託松井與町野二人，遍赴東京，向田中首相訴苦，曉以「輔軍

相倚，唇亡齒寒」的道理，動以「銅山東崩，洛鐘西應」之利害，萬一不令奉軍出關，或將引起他國出面干涉，到那時反而不好，不如讓張等回到老家，脅以築路權益，迫使就範。

田中義一算盤中，也祇怕美國出來這一檔，而且也彷彿聽到楊曾與美外交人員有過秘密談判，更兼松井所言，也未始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，心下一軟，便於一夜之間，將既定方案，全盤推翻，即與陸相白川，電阻關東軍，中止侵華行動。——這一電令竟使滿洲事變遲延了四年。

張被炸死繼承問題

關東軍白忙了一番，少壯派軍人對田中所為尤為不滿，因而決定謀殺張作霖，即在皇姑屯下手炸車，倘若不成則以白刃刺張，以嫁禍於革命軍，說是南方刺客所為，這個計劃本莊不出面，交由日使館武官建川美次郎少將，與關東軍高級

參謀河本大佐去執行，探聽張作霖行期，秘密進行，遂有六月四日炸車之變。

事後，田中首相遭日皇不滿，被迫辭職，下台之前，將河本停職，並命建川回國另候調用，但因陸軍省的包庇，河本、建川兩人反而獲得遷任他職。

在日本人來說，張作霖擁有數十萬大軍，滿可以和日方勾結，沉湎一氣，力圖掙扎，則與革命軍非無背城借一之機會，偏要倔強不與日方攜手合作，故非予以「厲懲」不可；而在中國人立場來看，此人始終不受外人威脅利誘，不失為「英雄好漢」人物。

出事後，奉軍悲憤填膺，欲雪恨報仇；省長威士毅與者紳袁鏡等不欲治絲益芬；力持鎮靜，避免反遭日人藉口，此時東北三省危如累卵，經此決定始化險為夷。關東軍雖毒螫滿懷，而因東京方面的注視，不敢肆意掠奪，所謂盤天之鷲，雖志在掣物，心有疑怖，暫爾迴翔也。

楊宇霆與張學良正滯留錦州，聞變倉皇，銜聲茹氣，但後繼問題，當時暗中亦在爭持。松井七夫少將主張擁立楊氏，他認為張作霖在此時，楊為幕僚之長，勢力籠罩東北全地區，楊繼則東北事權可由他駕輕就熟來處理，對日問題亦易解決。

關東軍憲兵司令（特務機關長）秦真次少將則主張子承父職，秦乃特務首領，認楊宇霆狡詐，難以駕馭，張學良才是老帥的合法繼承人，不擁護張學良，則無以對張大元帥，實則他要藉此製造矛盾，其言出之如蜜，而內心却另有作用。



張作霖早年的照相。

至於奉軍內部，新派竭力擁揚以求應付危機環境，舊派則表示歡迎少帥張學良，含有情感作用，新舊兩派勢均力敵，恰好松井與秦真次也在雙方相持不已；日方乃最後決定，先懲患張揚兩人同回瀋陽，再議其他。

歸途之際，二人惺惺相惜，願合作無間，及到瀋陽之後，這時局面渾沌已極，松井的主張不及特務頭子的秦少將為有力；而東北元老如張作相在吉林，萬福麟在黑龍江，張景惠在特區；三省天下是老師打出來的，父亡子繼，幾成天經地義。楊宇霆遂即在會議席上表示：「宇霆一生，夙以先大元帥之意志為意志，大元帥慘遭禍，宇霆之心已碎，今後更當秉承遺志，以三省大局為重，宇霆思不出位，祇知奉公守法。漢帥是老師令嗣，繼承遺職，名正言順，本人追隨漢帥，如驂之隨新，絕無貳心……」。

經此一番話，首長問題遂獲迅速解決。張學良遂就任三省保安總司令職，仍任楊宇霆為總參議兼兵工廠督辦。這時，張、楊二人確甚和協，頗有捐棄前嫌迹象；常蔭槐之任黑省省長，即是楊宇霆所保存的。

林權助特使的陰謀

如上所述，日方計殺張作霖，原欲掀起風波，趁機掠奪一番，不意東京方面有變，於一計不成，又生一計，改變方針。秦少將主擁張學良，暫與妥協，實則內心包藏詭謀，待機而動，所謂「良將勁弩，守要害之處，堅甲精卒，陳利兵而誰何」，是以隔河分敵，君子知其不移，襄甲尊盟

，春秋貶其使詐」。

張大帥被設奠開弔之日，日本選派林權助男爵為特使，到奉致唁。林為中國通，曾任駐華公使有年，袁世凱嘗稱朱爾典林權助為老友，實一老奸巨猾之流，林由日啓程時對人說：「我和張雨亭是老朋友，我見了老世侄張學良，只須痛哭一場，不由他不念故交，不走親日路線。」言下頗為自得。

林權助到瀋之後，果然表演得極為精彩，像柴桑孔明祭周瑜般，涕泗交流。見到張學良時，大加鼓勵；最大目的，則以挑別新舊派軍人之感情，危言聳聽，篝火狐鳴；張學良痛念父仇，雖明知是日方所為，與楊無關，但楊與河野一段關係，以及日方種種主張，也不無所聞，心底下自然免不了投下了一個陰影。

林權助與內田康哉是一派的，認為楊是狡黠成性，不易駕馭，要瓦解東三省勢力，必先剪除楊宇霆，離開張學良與楊宇霆的合作；另一派如重光葵等，則認為楊宇霆到底曾和日本打過交道，楊對革命軍不易妥協，在東北，楊的勢力是不可侮的。張學良年輕，從思想上的立場來說，學良較乃父更為反日，而且他對革命軍會伸過言和之手，故以聯楊為上策。

日方挑撥借刀殺人

當此之時，楊宇霆職掌猶昔，權勢依舊，各方來奉恰要事者，一如過去先謁楊氏於總參議辦公室，山南門楊氏官邸更是高朋滿座，三日一小宴，五日一大宴，楊個性不能盡改，兩日炯炯有

光，口若懸河滔滔不絕而志在嚶嚶。計劃在整頓兵工廠，採發沿路礦產，開闢葫蘆島港口事和荷蘭公司不斷接洽，對張學良則以「周公輔成王」自居。

有人諷以霍光張居正之事，他則說：「你不知道，漢朝髡髮時，我常常抱着他，漢卿善哭，我多方哄他，我和漢卿同叔侄，不是他人所能離開的……。」口吻近於倚老賣老，最不公館人士所喜愛，媒孽者或製造謠言，以求去楊。常蔭槐在黑龍江省任省長，雖沒有正規軍隊，而所轄之山林保安隊，擁有相當程度的兵力，為某些人所就心。常在交通經濟界也有潛在勢力。楊則久乘兵工廠督辦，一手掌握武器彈藥製造的全權，如果受到外力引誘，也是不容忽視的。

日本森島守仁任奉天總領事最久，對楊之被殺前後知之最多，他說：「日本人內部分有擁揚派和反楊派，互爭對立，各不相讓。熱衷於權利的人們，日日奔走於楊氏門庭；關東軍屬於反楊的一派，而在滿蒙擁有米麥權利的米倉組等，則屬於擁揚派，總領事館則不偏不倚採取中立態度。」

「楊宇霆隱然以東三省的領袖居任奉天，較其他元老們復有地利之便；在文武方面之重要地位安置了屬於自己一派的心腹，在年輕的張學良看來，儼然有敵對之勢。即在日本方面的官員，以張學良為對手辦交涉，則最後是不會有結論的，結果還是要走楊的門路或者獲有成效。」

民國十七年晚秋，日本的新政俱樂部首領床次竹二郎，漫遊東北時，曾對張學良談起日本少

壯軍人對東北的野心，迄未稍減，本人這次回國，準備組閣，務望在此期間，東北和平安靜，他在任中可以担保東北無事。不過組閣需要一些錢，希望張能幫個忙。

張學良聽了，慨然借四十萬元給床次，並要了一張收據，鎖在鐵櫃裏。（後來日本佔了東北，這張收據給土肥原得到送交東京，日人大譁，認為有沽國體）。

森島守人說得很清楚，更揭發另一日人的陰謀詭計，他說：「床次到中國旅行，路經奉天，當時床次已脫離憲政會而成立新政俱樂部，但所屬的議員僅三十餘人，沒有左右日本對滿蒙政策的力量。然而另一面的傳說，床次退黨是得到田中義一首相的諒解。床次脫離憲政黨的理由之一，是不滿於憲政會之對華政策，所以張學良對床次的旅行中國，是非常關心的。」

在日本總領事館之歡迎晚宴會時，床次見張學良和楊宇霆同乘一輛汽車而來，春間流傳似非事實。且談到對日關係上，他們兩人似乎提高了警覺性。森思也特別注意東北人士的複雜心理狀態。

第二天晚上，張學良在私邸招待床次，森思以陪客身分隨去，其中同席者尚有船津辰一郎（曾任上海奉天總領事，是有數的中國通），和自民黨議員中村嘉壽。飯後，由船津任翻譯，床次對張楊二人交談。

他對張學良則希望留意個人健康，以東三省地大物博，希望能專心於前途無量的東三省的開發。對楊宇霆則希望以對故大元帥的同樣的忠誠。

幫助年輕的張學良，以使其大成。在席上不知在誰的紀念簿上，張學良題了『同舟共濟』四字……」。

床次辭去後，即便道訪問楊宇霆於其私邸，兩人會談，避開了他人，而且談話的時間頗長。森島沒有參加他們的會談，所以不知道談話的內容。這長時間的密談一事，自然流傳到張學良的耳裏，引起他異常注意和做戒心，這是不難想像到的。

張學良就當時的中日關係，尤其是日人間對於楊宇霆的意見對立着想，一定會判斷日本是傾向援助楊宇霆的。……恰巧不幾日，適逢楊宇霆的父親六旬壽慶，文武官員赴楊邸祝壽者絡繹不絕，其豪華情況足以說明楊宇霆潛在勢力之大。

兩項謠言引述古史

當時有人送張學良一冊賴山陽著的「日本外史」，是誰送的不得而知，於書中豐臣滅亡一節，特用紅筆密圈，以德川家康視楊氏，而把張學良當作豐臣秀賴。暗示老獪的楊宇霆的野心，和張學良不久將與秀賴同其命運。依照陶尚銘（張學良之日文秘書）後來的談話中，這一冊的日本外史，正是使張學良下定決心殺死楊宇霆的契機。——爾後才明白，當日送這冊日本外史的人，就是大川周明博士。

在森島記述裏說的「春間流傳」一節，原來，這一年之初，東省謠言騰起，很普遍的交頭接耳的談話中，對那輔成王的周公，有將不利於孺子的企圖，概括說來：一、楊宇霆、常蔭槐在黑龍江招兵買馬，利用日本浪人與當地鬍子幫，準

備舉事。二、楊宇霆位次於張作相、萬福麟，但根本看不起張和萬；老帥死後，楊本有東北天下捨我其誰之感，但張萬等一致擁護，他出不了頭，於是因河野、松井等關係和日方勾結，秘密接受日本軍火一船，在營口卸貨，給張學良查出扣留。三、張學良對日本殺父之仇，念念不忘，對日方懸案故意不理，關東軍決計扶植新傀儡，以楊為最合適。同時，小諸葛又在溧州反中的實力派某巨頭見面。以此種種，大家都不齒楊之志恩負義犯上作亂，但其迹未顯，也只限於背地談論而已。

易幟前後張楊衝突

楊宇霆依老實老而託大的粗率作風，還是一成不變，謠言滿天飛，他本身却無法聽到，每日到司令長官公署時，聽到張學良九點鐘還未起床，他便不客氣地教訓起來：「從前老帥當家，要早起也可以，遲起也可以，如今是自己的家務了，怎麼還不想奮力自強，聞雞起舞？」這一套豈能為舊嫌未泯，新猜叢生的長官聽得進和受得起？

到了易幟談起，各方代表紛集瀋陽，奉方內部，元老派之反對，與楊宇霆的「尙早論」，本是同一的調門兒，但元老們的反對，張學良祇認為頑固的看法，而在楊的嘴裏說出來，則認為是有意圖謀反動，將求其所大欲的說法了。

在楊的意見，不如整軍經武，在關外自立為王，穩定了些時，省得日本人挑眼，發生無窮囉唆，等到立得住脚時，也好來個對等要求。

民國十七年十二月廿九日，東北改懸青天白

日旗幟，中國統一，張學良為東北邊疆司令長官，日人大為惡恨，以事出倉卒，不及佈置。第一天，關東軍方面向張探聽虛實，張學良乃正眼厲色說：「我是中國人，東北是中國的，我不能受別國的拘束。」語是正話，但日本人聽來起了極大的反感。

易幟之後，日方又派兒玉到舊帥府訪張，雙方寒暄數語之後，兒玉以問罪口吻質詢張學良道：「老師在時，曾允許日本若干權益，貴司令（不稱長官）必須予以承認才是。」張學良答：「請試言之。」兒玉說：「好，第一是建築朝鮮通至吉林的鐵路……」張學良則強調：「我對這些權益，一點也不曉得，假如所說不虛，請到南京與外交部交涉。」

兒玉變色說：「我不想到南京去，我們要你澈底明白，以免將來後悔莫及。」這種威脅萬分嚴重，張學良父仇國恨一時拼上心頭，咬緊牙關，氣得說不出話來。兒玉還老着面皮，繼續說：「假如你能考慮和國民黨分開，仍懸五色旗，那我可以保證日本政府將準備對你加以援助，不然的話，任何時期，當我們的權益遭受損害時，我們決計依照自己所認為適當的去做，你要負一切後果的全責。」言畢，揚長而去，情形尷尬至極。這段談話當日瀋陽日文報紙，曾有記載，此不過過譁揚大概而已。

這一次談話，楊宇霆不在座，因為楊認易幟過早，日方亦有所聞，故單刀直入向張說話。張亦未有找楊宇霆來參加，因所得楊與日方勾結，反對易幟的報告太多了，所以無需找他來。

日本方面的，確想倒張後擁楊出來，反楊的認為此人對日本的一切懂得太多，一心還在做周公，索性做成圈套，借刀殺人，以祛後患。

約去打牌午夜槍聲

東北易幟後，日人蠢然思動，張學良與楊宇霆在意見上的衝突，益趨白熱化。張學良的澳籍顧問端納，也得到許多有關楊宇霆、常蔭槐要發動「政變」的情報，在端納所著西文的回憶錄裏，曾載他晤見楊、常二人情形：「我初次會見楊將軍後，疑慮未減，」常將軍神經緊張，舉止失措，頗有醞釀叛變企圖，」並有「楊等定於元月二日在瀋陽動手，預備將張學良殺死，再與日人妥協」之說。這些日子裏，一般人總覺得外地內張，山雨欲來。民國十八年元月八日，常蔭槐應召到瀋陽，與楊宇霆分別入見，對兵工廠與各線鐵路情形，略詢數語即退，並約兩人到舊帥府陪老太太打牌。

九日，學良以決心處置二人，心緒紊亂，行坐不安。據端納所記，張學良曾從衣袋中，掏出銀圓，兩面各貼紙片，一為「拘捕」，一為「槍決」，一拋一接，連着幾次，都是「槍決」。學良搖頭道：「這小子運氣壞透了！不是天意是什麼？」槍殺楊、常之意遂決。

八、九兩日，楊、常二人到帥府陪老太太打牌，張學良亦在，彼此盡歡而散，二人尚不慮有他。十日下午六時左右，二人又聯袂到帥府四合院樓上，在左側廂房佇立，等候主人的邀請，時氣候嚴寒，二人均戴貂帽，穿軍便服，二人候久，且不見隨從奉茶送煙，頗為奇怪，常探首門外

，警見侍役，便開口說：「時候已不早了，老太太等久了吧！長官到那裏去了？」話剛說完，忽閃出一員軍官，並有衛士兩名，各持手槍，這軍官是那時的警衛旅長，由高紀毅傳命，負臨時處置楊、常的責任。

其中一衛士喝住常蔭槐道：「哼！陪老太太打牌，你也得配？」話未完槍聲響處，常已仆倒地上，楊宇霆大驚失色，嘴裏說：「這是幹嗎？」槍聲繼起，適中要害，楊宇霆也橫屍地上了。

第二天（元月十一日）清晨，張學良派人到端納處，談起楊、常已被處置的消息，端納感到事情太嚴重了，推窗看看，街上靜寂如常，遂即到帥府見張，希望從他口中得到真實消息，到了帥府通報後，立即延見。

張邀端納同乘轎車出去，在大南門一帶巡視一番，張在車上以英語對端說：「可憐的楊宇霆，已成爲過去的人物了！」遂告以處決二人的經過，並稱：「我已經把一切不穩的部隊說服了，他們再也沒有頑抗或不服從的打算了。」

楊、常二人就這樣的結束了性命，其經過略如上述，楊是在日本人一擁一反中，引起疑忌，加以陰謀搗搗，大川周明所送的日本外史，實使張學良感到兩雄不並立而下「你死我活」的決心。端納護張，遂速其死，至於常蔭槐祇是陪葬而已。

然而楊氏一死，日本人感到再也無法打倒張學良了，故而加速其反動，在東京的床次，曾因此派人到瀋責問，並說：「以後要這樣亂搞，他也無法防止少派了。」